

养·女·皇·后
YANGNVHUANGHO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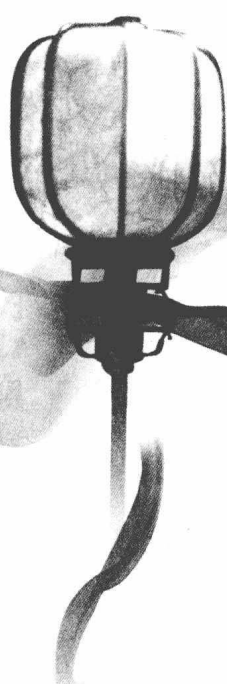
养女皇后

YangNv
HuangHou

唐小宁 江山更迭，誓言几许，终究为谁而发？
乱世之茶，宿命一场，谁能狂饮而下？



珠海出版社



养女皇后

YangNv
HuangHou

唐小宁 江山更迭，誓言几许，终究为谁而发？
乱世之茶，宿命一场，谁能狂饮而下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养女皇后 / 唐小宁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
2011.5

ISBN 978-7-5453-0547-0

I. ①养... II. ①唐...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6786 号

养女皇后

著 者:唐小宁
责任编辑:潘杜鹃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电 话: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:519000
网 址:www.zhcbbs.net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710×1000 1/16
印 张:17 字数:200 千字
版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
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547-0
定 价:26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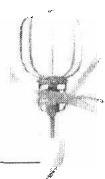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楔 子	1
第一章 相 随	4
第二章 珠 子	9
第三章 访 客	15
第四章 绝 画	22
第五章 天 子	29
第六章 调 教	35
第七章 醉 酒	41
第八章 请 罪	47
第九章 踏 青	55
第十章 圣 宠	61
第十一章 烈 火	70
第十二章 受 伤	76
第十三章 离 愁	84
第十四章 胎 记	91
第十五章 迷 离	98
第十六章 出 走	105
第十七章 刘 桀	112
第十八章 承 诺	119
第十九章 纯 妃	125



第二十章	哥 哥	131
第二十一章	身 死	139
第二十二章	凤 玺	146
第二十三章	真 相	154
第二十四章	揭 发	161
第二十五章	遇 刺	170
第二十六章	毒 酒	178
第二十七章	生 计	188
第二十八章	败 走	194
第二十九章	惊 梦	200
第三十章	新 妃	206
第三十一章	皇 子	212
第三十二章	劲 敌	219
第三十三章	惊 变	227
第三十四章	圈 养	237
第三十五章	逼 宫	242
第三十六章	失 去	247
第三十七章	约 定	253
第三十八章	放 手	257
第三十九章	真 爱	265

楔子

辛未建兴三年，公元三一五年。

那年，桃花盛开，在周家村，他遇到了美得令人窒息的周小史。他们的故事，便是从那一次沉河开始。

周小史被称为妖物，那时她正要被沉河。瘦小的身子，被绑在一面棺材盖上，纤细的手臂上出现数道交叉的勒痕。

周小史的大哥在周小史旁边站着，一脸冷漠，旁边围着一群村民。

为首的周大蛮走到他的身前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一史大哥，你得给我个说法，这妖物前日经过我们门前，我内人就在那时断了气，这妖物留不得。”

周一史面容冷峻，道：“我自然会给你一个公道。”

周一史走到周小史跟前，问道：“我不让你出家门，你擅自出来，害死了大蛮妻，你知道错了么。”

周小史睁着眼，眼泪从她眼角流下，众人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这周小史即便是奄奄一息，也极尽蛊惑的美艳。

“大哥，我只想出来看看。是大蛮哥拉住了我，要往里屋去，他拉我衣服，大蛮嫂不肯，与大蛮哥扭打了起来，大蛮嫂就摔在柱子上……”周小史还没说完，已经被大蛮一声打断。

“住口，胡说什么！周大哥，快淹了这妖物，还我一个公道。”似被接了短，大蛮也不顾旁人，两步向前，使劲将棺木推下了水。

“阎王殿出来的妖物，要去死。”看见棺木沉了下去，大蛮不解气地磋了一口，“呸，什么东西！”

欲盖弥彰，众人都知道周大蛮不是东西，定是看中了周小史美貌，强求不得，怕丢了脸，硬是上演这一出。

周一史心中震动，向前跑了几步，想要去捞起哭得绝望的周小史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停下了脚步，竟不再向前。

小史看到大哥的举动，一瞬间明白了。她闭上了眼睛，似乎不认命：“哥，救我……”直到冷水钻入她的鼻子，被狠狠地呛了口气，小史挣扎着睁开眼，用无比认真的眼神看着周一史，而后哑着嗓子，委屈道，“哥，我不甘心，天赋妖物，为什么是我？”

周一史心中撕裂，闭眼道：“小史，我希望能代你去死，但你命如此，不如早早去了，免得周家村被你拖累。”

“此女白虎下世，吃父吃母吃子孙，切莫让之现世，否则天下不平……”

数年前命世师的一句话，改变了周小史的一生，十几年来，她躲躲藏藏，不认得周家以外的人。七岁那年，她的姐姐被周小史推了一下，便一病不起，再也没有好转。八岁那年，她的父亲被人刺了一剑。从此瘫痪在床，九岁那年，她的二哥被山上的白虎叼走……

十七岁这年，周小史偷跑出府，周大蛮妻断了气……

周小史克父克母克兄弟克天下，当真要一一应了验，这等妖物，已经留不得。

“哥，我不甘心，哥……”

湖水淹没了周小史，湖面上留下一些气泡，似乎在宣泄着什么。周大蛮倒抽了一口气，便收拾了自己的衣服往回走了。村民渐渐散去，即便知道周小史无辜，也没人想去救她。

因为没有人会想救一个——祸国妖物。

众人都散了去，周一史只站着不语，望向湖面的表情有些扭曲和阴寒。看了整个过程的男子叹了一口气，这么美丽的女子他们竟舍得淹死。他走到周一史身边，说道：“亲眼看着自己妹妹死，当真不心痛么？若我是你，早就带着她离开这村子了。只可惜，你没有这个勇气。”

周一史抬头，看见一主一仆两名男子。主子穿着红色华服，剑眉星目，不说话已是极尽张扬，一个挽袖的表情更显得他淡定自如。只是此刻，那男子正嘲讽地看着他。周一史忍痛，冷道：“你管得着么？”

男子从怀里掏出两张纸，扔给周一史，道：“给你十年，你也没这个勇气。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妹妹走，把你妹妹的命交给我，以后生死由我决定。”

周一史拿着纸张细看，竟是两张卖身契，他惊讶地抬头，想必男子已经看见了刚才的全部经过，买下周小史，已经酝酿多时。

周一史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男子没有回答，让身后的人从怀里掏出十贯金铢钱，交给周一史。周一史看了一眼男子，又看了会仍然冒着水泡的河面，终于拿出朱砂，颤抖着双手分别在两张纸上按了手印。男子笑，像是嘲笑周一史的舍弃，他拿出自己的印章也分别盖了印。

男子十分满意，朝着纸张弹了个响指，将卖身契给了身后的人，尔后立即转身跳进湖里，一声扑通的落水声之后，他很快地找到了沉在水底的人，用匕首将她身上的绳子割断，抱着她浮出水面。

周小史是昏迷了的，但不知为何，她竟睁开了眼睛，看了一眼救了自己的俊俏男子，虚弱地笑了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男子心中震动，这等尤物，即便不是白虎下凡，也一样能撼动江山。

“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便是你的主人，无论我是生是死，你都要相随，你记住，我叫司马绍……”

司马绍！琅琊王司马睿长子，善谋略力刚猛，建兴初年拜东中郎将，镇守广陵，深受皇帝重视却不肯回朝的司马绍！

周一史顿时跌坐在地，这司马绍几乎可以一步登天，周小史跟了他，是福是祸？难道……周小史还是逃不过祸国殃民的命运么？周一史顿觉得所谓的宿命终究躲不过。

第一章 相 随

广陵四季如春，是晋朝军事重地。广陵邗沟通江淮，自古以来，被兵家列为争霸中原储备粮草必得之地。司马绍镇守广陵郡，对愍帝来说，尤为重要，愍帝有心统一其他各国，可惜自八王之乱后，晋朝穷途末路，再无力回天。

司马绍自然知道这点，便在建兴二年，称病留在广陵郡，守着数万大军，按兵不动。虽然如此，广陵郡的百姓仍较为富足，水路通透，粮食丰收。

广陵街道上，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。街道两旁，是各种商贩，叫卖声不断。在聚全酒楼上，更是有说书人、卖唱女，各据一方，博取众人欢喜忧愁。

忽然，广陵朱红城门大开，一兵士策马从门外贯入，手上举着一道书卷，沿路不断喊道：“东中郎将回郡，行人避开！”

一路下来，通报声不断，街上的人顿时自动让了道，只见司马绍骑着黑色骏马，一声红袍，配着黑色马靴，黑色的披风在疾驰下，飘扬不止，猎猎作响。

这样的情景大家已经司空见惯，只是今天，司马绍明显意气风发。以前，司马绍得了某样喜爱之物，都要在广陵郡满街示众。

“东中郎将又得了什么宝贝了吧……”

“上次是一对玉璧，不知这次是什么……”

众人猜测纷纷，看到随后出现的物体，众人竟然开始慌了，有人已经出了声：“一口棺材，竟是一口棺材……”

一口红色棺材，外沿上画满了牡丹花，在阳光下显得极其冶艳，司马绍将棺材放在车子上，让几名兵士推着走。进了城之后，棺材越走越慢，恨不得多停留一会儿。

司马绍已经策马前去半里，便又折身回来。他拿着马鞭，一鞭甩在棺材板山，只见鞭子飞扬之间，空中飞溅着木屑，棺材盖怦然落在地上。

棺材里面躺着一个人，躺着一个身穿绣着牡丹的高腰襦裙女子。她素淡粉色，素紫批帛，红色的腰带，青丝如泉，眉目如画，左眼下的微笑泪痣是出奇的诱人。女子抿着唇，仿佛受到震动，睁开了眼。

烟眸……泛着水光的烟眸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女子竟然露出委屈的神情，之后又想起了什么，忽然整个人坐直了起来。司马绍一鞭甩在她的手臂上，女子从棺材里翻了下来。

众人倒抽了一口气，唯有司马绍乖戾地笑着。

女子抬起头，久久地看着立在马上的人，一身红袍，飞扬的眉，深邃凌厉的眼，正是那日从湖中救了自己的人。

司马绍下了马，来到她身前，道：“周小史，按照司马家规矩，入我司马门，必须受十鞭之苦，你跪着领鞭吧！”说罢，扬鞭而下。

周小史反射性地躲了一下，却让鞭子将头发打乱，瞬间青丝飞泻而下，几乎将她的身子覆盖个透。周小史跌坐在地，司马绍又是一鞭甩下，周小史在地上翻了几个滚，直到十鞭之后，周小史已经滚进车轮底下，死死地抓住车轱辘，不敢出来。

周小史摸了摸被鞭打的手臂，觉得一阵阵刺痛，她委屈地看着司马绍，皱巴着小脸道：“疼，不要打……”

司马绍将鞭子收好，在车轮前蹲下，将自己的手伸给周小史，周小史盯着他粗糙的手掌，再看看他腰间的鞭子，思考一会儿后，推了推他，要从另一个方向爬出去逃走。

周小史刚爬出去，便被士兵按住了手脚，挣扎一番，力气极弱的她反而被按得更紧，引来围观人群的哄笑。

“东中郎将就喜欢这样的女人，柔若无骨，像水做的兔子一样……”

“也不是，听说半年前带回来的女人差点把东中郎将府邸拆了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皇上赏赐给东中郎将的郑美人吧……”

“可是我听说，东中郎将喜欢的是皇上的纯妃呢……”

“纯妃，那可是长安第一妃啊……”

“你懂什么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这样的女子，谁不喜欢……”

开放的民风使几句议论在常理之中，周小史被吓得脸色惨白，她第一次见到除周家村村民以外的人。

“纯妃？这群刁民，什么样的话说不出口！”司马绍心里冷哼，表面上倒显得不介意，他大声宣告道，“你们说的极是，这样的绝色谁不喜欢，司马绍得了，便

为幸事。传令下去，今日，本大人高兴，举城共庆，请全城百姓喝酒。凡酒钱，一律由司马绍承担！”

众人欢呼，这样的事，倒是第一次见。

司马绍心情极好，他来到周小史身边，将她整个人抱了起来，跨上了马背，周小史身子一悬空，顿时紧紧地抓住司马绍的腰，一刻也不敢动。耳间充斥着疾风，待停下来时，两人已然到了中郎将府。

额扁上写着龙飞凤舞的大字，气派的大门，雕梁画栋，周小史竟看得痴了。她本来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这一见，震惊不已。这男人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屋子。

司马绍笑道：“怎么？没见过大屋么？”

周小史摇了摇头，一幅局促模样：“这里，不是周家村……”

司马绍又笑：“自然不是周家村，这是中郎将府，我们以后住的地方。”他踢了门，一会儿之后，大门缓缓开了。府中的人见是司马绍回来了，便恭敬地迎请他，看见周小史，只是点头。

司马绍牵着周小史的手，走进了里外三层的中郎将府，亭台楼榭，单是前院，小史就看花了眼。这府，比周府豪华百倍。

府中管家上前来相迎，问道：“大人，这位是……”

司马绍道：“周小史，安排她在西院住下，丫鬟给她拨一些过去，让珠儿去照顾她，不得慢待了她。”吩咐完，便对周小史说，“你去洗干净了，晚上在屋里等我。”

周小史茫然地点了头，便由着管家带往西院了。司马绍到了东院，丫鬟知语向他行了礼后，说道：“主子身体不适，大人要进去看看么？”

司马绍笑道：“你家主子哪里是身体不适，分明是火气上了头。你先下去吧，我去看看她。”说罢，推门进去。

郑美人斜躺在床榻上，看见司马绍进来，便动了下身子，说道：“妾身感不适，不能迎接大人，大人恕罪。”

司马绍在她的身边坐下，帮她捏了捏手腕上的筋骨，笑道：“这次从长安回来惊艳不少，我带回来了一个倾世美人，他日必定轰动，若是可以，献给皇上或汉国……”

郑美人本来心中不满，听他一说，立即坐直了起来，问道：“妾听说，大人赏了她十鞭，这是司马家的规矩，妾当初进门，都未曾有过这待遇。”

司马绍一挑郑美人的脸，笑道：“美人娇躯，我怎么舍得下重手。此举不过是为了引起司马邕和汉国的注意，这天下将乱，我们如履薄冰，做任何事都必须师

出有名……”又想起什么，司马绍忽然严肃了起来，“她就交给你了，日后，她可是我们的筹码。”

郑美人拍下了司马绍的手，嗔道：“难道大人就不喜欢她么？能引起司马邺和汉国注意，想必是极美。”

司马绍捏了一把郑美人的胸前，颇有些猥琐地道：“你吃醋了么？”

郑美人按住他的手，往自己的腰上移，又娇又嗔道：“要了她可以，但不可以爱上她，你的誓言，只能给我，道畿，我可以为你牺牲一切。”

司马绍搂住她的腰，咬着她的耳垂，暖味道：“我两个都要，但誓言永远只能给一个。”说罢，亲了上去，郑美人也抱着司马绍，帮他宽衣解带，没一会儿，两人便滚在床榻上。

门外的知语害羞地走开了。一阵冷风刮过，西院门前站着一名红袍少女，她有些局促地站着，看见知语，低了头，显得为难。知语知道她是今日传得沸沸扬扬的绝色女子，便有意过去为难。

刚走到西院，便看见那女子害怕地躲在柱子后面，一会儿才伸出半个头看了看知语，一脸好奇又害怕的样子。知语皱了皱眉，故意从柱子经过，顺便碰了一下她的脚，趾高气扬道：“让开，别挡着路。”

女子低了头，又抬起头，不解地看着知语。知语从来没见过这么蛊惑人的女子，即便是艳名满晋的郑美人也不如她。知语瞪了她一眼，那女子竟吓得整个人躲在柱子后面不出来，知语哼了一声，抬脚走了。

这样的女子，毫无半点心思，纵然有绝色美貌，一样争不过聪明的郑美人。她知语，何必把她放在眼里。

周小史等那人走后，才从柱子里出来。这里的一切，和周府的大不一样。周府，除了哥哥和自己之外，再没有别的人，更别说像刚才那样眼神不善的女人。西院里的物件摆设，虽然华贵至极，但没有一样和自己先前用的一样，连那床幔，也绣了金线。

处处是琉璃帘子，人走过便会发出叮叮的清脆声响。

周小史第一眼看是觉得漂亮，第二眼看是觉得陌生，再待下去，竟然觉得恐惧——空旷华丽的屋子，没有半点人气，周小史都听得见自己说话的回音。

周小史害怕在屋里待着，不敢再进屋，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。望着满地吹开的桃花瓣，周小史想起了周府，若是平常这时，大哥便会执灯站在门口，微笑着带她进去歇息了，只是，今非昔比……

这里，再也没有微笑的周一史。

周小史忽然很想回周家，她站起来，跑着要离开东院，刚跑了两步便停下来。她泄气地坐在台阶上，想起大哥的态度，心冷落了下来，天下之大，竟然连大哥都不要她。

周小史双手捂住脸，埋进膝盖里，委屈道：“哥哥，我要怎么，才可以回去……”

司马绍从东院出来的时候，远远便看见周小史一个人坐在阶梯前，也不动，只是有些茫然地坐着，消瘦的背影，长发挽在前胸，露出细细的脖子，好似白玉一般，纤纤引人。

仿佛被什么蛊惑着似的，司马绍悄悄走过去，从背后猛然抱起了她，周小史惊恐万分，尖叫起来：“我怕，我怕，高……”

司马绍没想到周小史那么怕生，便将她放了下来。周小史刚在地上站稳，便推了推司马绍，往另一个方向跑去，仿佛见了鬼。

这下子，司马绍不高兴了，冷道：“你跑什么？你哥哥已经将你卖给了我，你现在是我司马绍的人了，要听话。”

周小史听罢，顿住了身子，她转过身子来看着司马绍，低头蹙眉，一会儿，又转身跑了。

司马绍憋着一口恶气，这周小史，性子竟然被养得如此别扭。

入夜之后，司马绍果然来到周小史的房间，屋内没有点蜡烛，司马绍摸黑着来到床榻前，一阵摸索，双手却扑了空，床上空无一人。

司马绍怒极，大喊道：“来人啊，掌灯！”

门外的人闻声提灯进来，从灯笼里透出的光芒瞬间亮堂了整个屋子，司马绍这才看清楚床榻上，空空如也，哪有什么周小史。

司马绍站了起来，更加怒道：“给我找，就是将府邸翻遍了，也得给我找出来。”

司马绍吩咐下去之后，整个府邸顿时闹腾起来，连东院的郑美人也被请了出来，到处翻找周小史的身影。大约找了一个时辰之后，却没有找到周小史，司马绍头痛，府里戒备森严，别说一个周小史了，就是一只鸟也飞不出去，这周小史究竟到哪里去了？

“周小史，有胆你一辈子别出来，等找到你，一定罚你跪三天……”



第二章 珠子

周小史就躲在床底下。司马绍在发脾气，周小史看着他走来走去的脚，稳重而有力，像要把所有的物品摆设都踢过一遍才解气。她缩在一角，不敢再看。许久之后，司马绍和众人离开了屋子，周小史松了一口气，便卷着身子，朝里闭上眼睛沉沉睡去。

再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，她是被饿醒的。一缕清明从窗户洒落，在地板上形成一个明亮的光斑，连飞扬的灰尘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周小史抿了抿嘴唇，想出去喝水，又怕被司马绍发现，便忍了下来。

直到第三天早上，周小史忍不了饥渴，便爬出了床底，拿着案桌上水喝了一口，觉得还是渴，将整壶水喝完之后，又爬回了床底。以前，她大哥拿竹条抽她的时候，她也是躲在床底，最后被找到，不免又被一顿抽打。虽然如此，几年的鞭子没让周小史改性子，遇到害怕的事，还是本能地躲到床底下。

周小史饿得慌，迷迷糊糊之间，忽然感觉手腕被人扼住，一声得意的男音传来：“我找到你了……”

周小史猛然睁开眼，看见司马绍也爬到了床底下，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腕，正炯炯有神地看着她。深邃的眼神似乎包含怒意，只怕在下一刻，就会淹没了她。

周小史结巴地说着：“司……马……马……”

司马绍眉头皱了一下，沉声道：“司马绍。”

周小史点了点头：“司马……绍。”

司马绍略微沉思，而后语气放柔了下来：“小史，唤我阿绍。”

“阿……绍。”

想起了什么，周小史指了指自己，道：“周……小史，白虎下世，会……害人……”

司马绍失笑：“我知道，你是白虎，我是青龙，我们都会害人。”

周小史思考了会，又说：“不一样，算命先生说我克父克母克兄弟子孙，我走到哪，哪里都死人，你留住我，你会死。”

司马绍稍微皱眉，周小史补上一句：“那算命先生说得很准，姐姐和爹爹都被小史克得醒不来，二哥被虎叼走了，娘也不见了。”

“哼，这是周一史告诉你的么？他是个懦夫，以后不许想他。”看到周小史皱着一张小脸，司马绍更加不悦，道：“你若真能克死我，你便随我一起走。记得周家村我说的话么，你这辈子是我司马绍的，生死相随。”

周小史沉默，望着司马绍，颇有些无辜。从小她接触的人少，没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，她甚至不知道，一个人是可以属于另一个人的。

周小史不解地重复着那句话：“生死相随，生死相随……”

司马绍的神情变了，许久之后，才低低地冒出一句：“愿意生死相随么？”微弱的光芒从瞳孔里逐渐扩散，像波澜欲起般层层推开。

周小史疑惑地看着司马绍，挣扎了一下，欲抽出被他扼住的手，司马绍压低了嗓音，极为深沉道：“你说愿意，这次便不罚你，否则，跪三天。”

周小史害怕被罚跪，似懂非懂地点了头，说了句：“愿意。”

司马绍听罢，当即大笑开来。这周小史，也不是那么难以攻破。周小史看着大笑的司马绍，甚是不解，只是隐约觉得，有什么东西似乎改变了。

周小史找到了，府上的人也松了一口气。司马绍极宠周小史，凡是给郑美人的赏赐，周小史也必定有一分，虎纹玉杯、绣金丝袍、琉璃手链、玉佩、玉章、金珠子、银珠子等物品一样不少。

郑美人需要这些华贵的东西，但周小史却不需要。她拿了玉杯放金银珠子，拿了金银珠子在地上滚着玩。她喜欢听珠子在地上滚动的声音，叮叮当当，好似周家村那条清泉的环佩声。

她也喜欢司马绍身上挂饰玉佩发出的声音，合着司马绍走路的声音，比珠子滚动的声音还好听一些。

司马绍远远看着，之后竟然命府里卫士身上挂满玉佩，在府里走动给周小史听声音。一时间，广陵郡弥漫着关于周小史的传言。街巷里传言，周小史天性喜听金玉之声，司马绍极尽宠爱，郑美人怕是失了宠。

郑美人将金珠子全部甩在地上，发出叮咚乱撞之声，刺耳至极。她走到窗户前，望向西院的方向，只见在苍穹下高高地飞着一只风筝，清脆的笑声一阵阵传

来。那放风筝的人，正是周小史。

而司马绍，站在一旁，一会儿看着风筝，一会儿又看着周小史，莫名的专注。

郑美人有些慌起来，她折身回来，将桌子的珠子尽数扫向地板。门外的知语闻声进来，看见郑美人倚在案桌上一脸疲惫，便惊道：“主子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郑美人捂住自己的胸口，缓缓道：“堵得慌。”

知语弯身去捡金珠子，一边捡一边道：“主子莫要把西院的人放在心里，王爷这半年来待主子的心是真的。那周小史这般张扬，迟早要到皇上那里去，主子莫要为她心烦。”

“便是个真，但我见不得道幾对别的女人好。可是，我明白，我能属于道幾一个人，道幾却永远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，我便学会妥协。”郑美人缓缓说着，过了许久，看着知语，又道，“知语，只有你知我，也不枉费我从长安把你带来。”

知语将捡好的珠子放在案桌上，道：“能跟着主子，是知语的福气，若不是主子，知语早成了刀下亡魂。”

知语全名林知语，是宣城太守林守正之女。无名太守，不懂官场和妥协，刚上任便遭人陷害，被诛九族。郑美人看中林知语，便向皇帝求情，收了做丫头。林知语因此捡回一条命，至此对郑美人言听计从。

郑美人淡道：“记着便好。”沉思了会，郑美人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忽然站起来，将所有珠子，尽数倒在盒子里，道，“把这些珠子给周小史送去，说是我送她玩的，让她有空来东院坐坐。”

知语接过盒子，笑道：“是，我这就去。”

西院，周小史正在放风筝，在阳光下，笑得极为灿烂，一旁观望的司马绍也拿着风筝放了起来，放了几下风筝没飞起来，便放下轮子，去抢周小史手里的线。

司马绍动了一下线，风筝突然往下掉。周小史惊呼，抢过他手里的线扯着，一会儿，风筝又升到原来的位置，周小史张开嘴甜甜地笑着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。

司马绍在一边笑道：“高点，再高点……”

周小史也笑，笑得小家碧玉，惹人爱怜，她把轮子交给司马绍，道：“阿绍，你来……”

司马绍道：“好。”他生疏地扯着线，风筝摇摇欲坠，又惊又险，司马绍又是明目张胆地看着流着汗珠子的周小史。

司马绍问：“以前玩过风筝么？”

周小史答道：“有风筝，但哥哥不让玩。阿绍，左手，左手，啊，它掉下来了……”

司马绍闻言，手忙脚乱地扯线，风筝瞬间跌落下来。周小史连忙捂住眼睛，不想看它落下来，但又从指缝里偷偷看去，见风筝又飞高了，便张开手指，露出两个眼睛看着风筝笑。

“它又要掉下来了……”

风筝又要跌落，她便又把手指合上不敢看，如此几次，好一副娇羞之样。

司马绍不禁心荡神驰，便故意将风筝放得此起彼伏，周小史的手指张合也如风筝的起伏一样勤快。最后，司马绍将风筝交给下人，拿了手帕，替周小史擦了汗珠子，道：“累了么。”

周小史点点头，司马绍道：“那就休息会，我让人先把风筝放着，一会儿醒来交给你。”说罢，将周小史打横抱起，回了西院。

周小史清脆的声音从风中传来：“要滚珠子。”

司马绍答：“好，我让人把珠子拿榻上去。”

两人的声音越来越淡，最后只留下一阵再也听不清的细语。知语手捧着盒子，久久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。她在这里站了许久，竟然连练武的司马绍也察觉不出来，这周小史，当真迷惑了司马绍的心了么？

珠子滚落而下，知语回过神来，看见滚落在草丛里的珠子发出耀人的光芒，有些晃眼，犹如方才看见周小史那般，鲜艳夺目，竟连自己也移不开目光。

第二天，知语将盒子送往西院。周小史是极为怕生的，她不害怕司马绍，是因为司马绍身上佩戴了会发出声响的玉佩，走路的声音让人觉得踏实。但她却是害怕知语的，知语不笑，只是把盒子放在她案桌上，一幅不愿意待见她的样子，让周小史怕极。

周小史咬字不清，结巴道：“姐，姐姐。”

“谁是你姐姐！”

知语瞪了她一眼，周小史身子抖了一下，迅速躲在案桌旁边。这样的知语，让她想起大蛮嫂看她的眼神，厌恶的神情恨不得将自己凌迟一般。

知语不屑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是主子赐你的珠子，还不谢恩？”

周小史有些害怕地站了起来，伸手要拿木盒子，刚翻开一半，知语狠狠地盖下盒子。手上吃痛，手背上立即红了，周小史缩回了自己的手。知语冷道：“没教养的东西，你知道这珠子值多少钱么？就凭你，也有这等恩宠！”

周小史不知道这珠子是值钱的，知语说话刻薄，让周小史觉得做错的是自